



去灵寿县采风前,想起生于灵寿、辅佐燕昭王攻下齐国70多座城邑的昌国君——乐毅。

在我居住的武邑县城东三十里,有座乐毅墓,这在清同治十一年(1872)的《武邑县志》中有专门记载。根据历史记载推算,乐毅在武邑任职时间不短,也算半个武邑人了吧。这趟灵寿行,顿生亲戚的豪迈感。

## 二

火车隆隆地行进在路上,我膝盖上是一沓关于灵寿的资料,恍惚间一身身着明朝服装的队伍向我走来,为首的是位浑身受伤的老者。

老者说:“你们仨,带大伙逃命去吧。”三个中年人跪倒在地:“誓与父亲同生死!”众人纷纷跪下:“誓与马家同生死!誓与灵寿同生死!”

我问老者:“你们在拍影视剧吗?”“灵寿要失守了,还不赶紧逃命。”“我正想去贵县采风。”“这么说灵寿没失守?那我马从聘放心了。”“您是大明朝那个文武双全的马都堂?”“可惜老夫已八十二岁高龄,体衰多病,这一仗败给了清军。”“老人家,请受我一拜。你

## 到灵寿“走亲戚”

魏东侠

们这是去哪里?”

老者看了看他的三个儿子:“士憲、士通、士伟,咱不是死了吗?”老者又看了看一位年轻人:“国会,你不是战死了吗?”“是啊爷爷。咱家女眷也都投井了。”“马家没一个孬种。”“可是爷爷,马家也没后了呀。”

马从聘老泪纵横。“不,老人家,”我忍不住插嘴,“马从龙的孙子马国琛的媳妇投井前恰巧有身孕,被奶奶拦下藏了起来,后来生下一个儿子,叫马钜勋。马家忠烈祠堂里有记载。”“那就好。怎么还为我马家建了祠堂?马家何其有幸。”

清晨的旅途中没有明朝,没有兵马,是一部分文字从资料里跑了出来。我只是希望387年前的马都堂知道,后人没忘了他,没忘了他们一家。

##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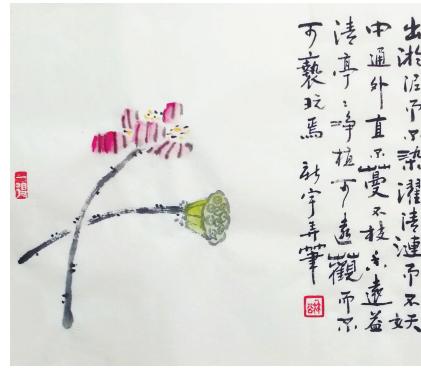
灵寿县党校副校长孙玉璞,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则听上去令人心酸又无比感动的故事。

## 四

35000平方米的绿草

●桐荫墨趣  
夏日画莲

李新宇



夏日花魁,当数莲花。

莲之可贵,正如周敦颐所说: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

“全日制单身”是单身人士的一种自我调侃,指一种全方位、持续性的单身状态。这类单身者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与外界保持距离,他们拒绝暧昧关系,不参与相亲活动,不发展暗恋对象,如同全日制学生专注于学业一样,专注于自己的单身生活,将自己与外界的情感世界隔离开来,呈现出一种彻底的单身形态。这个充满自嘲意味的称呼,既展现了单身群体对自身状态的清醒认知,也透露出他们面对单身生活轻松豁达的态度。

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 全日制单身

赵超

样,专注于自己的单身生活,将自己与外界的情感世界隔离开来,呈现出一种彻底的单身形态。这个充满自嘲意味的称呼,既展现了单身群体对自身状态的清醒认知,也透露出他们面对单身生活轻松豁达的态度。

## 连载

## 客居深山

傅菲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十四、圆篓记(5)

有时,我看着柳莺在树林“木屋”顶跳来跳去,喊喊鸣叫,也仅仅是跳来跳去。我在窗台撒了米,鸟吃光了米,我又撒米,鸟又吃得光,鸟吃完米就飞走。这是缘由没到。我也没了痴妄的想法。

三只小斑鸠在天台上蹦来跳去,很想飞的样子。我想起了那个挑竹器吆喝的大叔。佛说,生命有轮回。其实,不仅仅有轮回,还有转化。此生命转化为彼生命。而转化的媒介,叫渡。一个(一种)生命渡向另一个(一种)生命。圆篓就是这个渡生命的媒介。竹筏一样,把此岸的人渡向彼岸。此岸与

彼岸,隔了迢迢之河。

渡向彼岸,便是神迹。我愿意做一个目睹神迹的人。这样想的时候,我的内心就减少了很多苦厄。人是由苦厄积淀的,需要去解除苦厄。所以,惜已有之物,惜已有之人。

渡向彼岸。入了四十五岁之后,我才明白其意。把自己渡到彼岸去,在渡中获得安宁,然后去往鸟有之乡。彩云飞卷。

## 破缸记(1)

斜坡下去,就是河埠头。埠头长满了芒草、灯芯草、蒲儿根和野蔷薇。斜坡右侧是一块菜地,种了番茄、黄瓜、辣椒。黄瓜还没搭架,叶子如两片耳朵竖着。埠头的石板上立着三口土缸。缸是圆口缸,是百升的容量。这是三口破缸,缸底裂了蜘蛛网似的缝。我搬了搬,缸底下有许多百足虫、蚯蚓、斑蝥。

我把这三口缸搬回了院子。

晒衣服的老郭问我:破缸搬回来干什么用?

我说:玩玩,不干什么用。

老郭说:破缸有什么

玩的。

我坐在椅子上,用板刷刷缸,里里外外刷,用水冲洗,洗出的水黑污污。洗净了,倒立在墙角下晒。

其实,我也不知道搬破缸回来干什么用。当然,也不是有用的东西才搬回来。东西是为了用,也不全是为了用。缸没破烂,就那么被扔了,有些可惜。

土缸是每一户乡人必备的器物,可以焐酒,可以泡冬菜,可以囤茶油、菜油、桐油,可以囤米、糠,可以放布鞋(老人布鞋还塞着几张卷起来的纸币)、袜子,可以囤鸡蛋、鸭蛋,囤硬木炭,囤咸肉、腊肉。土缸透气,防潮、防火,防老鼠、蟑螂、猫、蛇。唯一防不了的,是蛀虫。皮蠹科蛀虫蛀皮、蛀毛、蛀纤维,把布鞋蛀得空空,抖一抖,全是窟窿。布鞋袜子放入土缸,面上压两块樟木片、一块生石灰,盖上缸盖,蛀虫无踪。土缸生脆,易裂缝。

一日,我去盘田村买鸡。山田户户有数十只鸡散养在荒田。村边有一排数百米长的野树林。树是樟树、枫杨树、刺槐、栾树,高高大大。

坪,一个个白色帐篷如雨后蘑菇般生机勃勃,一座座只有童话里才有的树屋,以40棵粗壮老杨树的树干为桥墩的桥,成片粉嫩的芝樱,成排推窗临河的水景房,挂着粉帐子、白帐子的田间草顶房,彩色小火车……有人在草坪上烧烤,有人在树桥上漫步,有人在水中漂流,灵寿的休闲项目多得令人眼花缭乱。

夜幕降临,花灯璀璨。水中的天鹅灯影宛如对镜梳妆,路旁的雪花灯饰铺就银白地毯,绽放的荷花灯与翻转的章鱼灯相映成趣,恍若天上星河倾泻人间。我们加入篝火晚会,众人围着跃动的篝火载歌载舞,开怀的笑声划破夜空。

这热闹的夜晚,这充满激情与欢乐的盛世。那些战士看到了吗?马从聘他们看到了吗?乐毅,你看到了吗?

灵寿和武邑,夏商时皆为冀州地,几千年前就是兄弟县了。乐毅、马从聘、八路军……灵寿注定是一片英雄的土地、一片有情有义的土地。

灵寿这个亲戚,可交。

是友人给我面子,一想远行,总盛情邀我同行。而我一律对来人说,一日之内不能往返的,别来找我。

是的,只好坦诚,现阶段我是绕柱的马,被套缰牵绳,无形的缰,隐形的绳。来去一日之内,才是我能接受的半径,在此之外,我有心无力。“拴马桩”说来平常,具体又琐碎,既不重大也不宏伟。牢牢拴我在此的,不过是一屋老小,一堆俗务,待哺的猫鸟,待侍的花木。

他们笑我:沉浸在这种羁绊里,实在不够潇洒。

俗世赠我一身披挂,拖曳曳曳。我是那种如数老老实实在领取的,不会抵抗,不知变通,对每种身份都认真,对每份职责都上心。这样的人,大概永远成不了潇洒那一类人物。

不潇洒,才更向往潇洒。

得承认,潇洒真是好看,真有致命的吸引。总是江湖人物,离潇洒更近。快马一骑,背影一痕,孑然飘去,家财留他不住,红颜绊他不住,明的暗的规则他都拒绝,荣的辱的声名他都不屑。这样的潇洒,实在看得人心痒痒。

可是,每逢江湖夜雨,夜幕下万家灯火。身在天涯的人,放眼星星点点,竟发现没有一盏灯在等候自己。那一刻,想被什么牵绊的念头,会不会忽然一闪而过?

旧时,日落西山,马自远方归来,入棚回厩,缰绳会被顺手套在拴马桩上。它们眼见主人家灯下围炉,有孩子的哭闹,有大人的欢笑。窗影往来晃动,终于一切都安静,又听他们鼾声渐起,直到鸡鸣犬吠在另一个早晨,让他们走进另一场忙碌。

它们知道,自己的背上,都是这家人的日子。被拴住的马,有没有想过逃跑?

我相信在某个时刻,它们一定动过这样的心思。马不属于谁,它们也有自己的事要张罗,它们只想自己去张罗。可现在,人都替它们张罗齐了,它们只需被人骑用。这与它们的初衷,多少是有出入的。

挣脱缰绳,驰骋而去,它们不止一回想过,不止一回为此努力。终于机会来了,是缰绳松了,还是主人家一个粗心大意忘了拴桩,它们称心如意,撒腿欲奔。忽听主人家一声轻唤,它们会不会就此折返,朝着这声轻唤奔来?

真实的拴马桩是有形的,眷念却是无形的拴马桩,永远无法挣脱。

有“拴马桩”的人,总归是有笔负担。一地鸡毛,一身疲惫,总会闪过稍作逃离的念头。可一旦要他长久脱缰离桩,他还会想念起那份负担。

这是我的经验,让人约束的,才能真正让人自由。约束是自由的半径。

## 连载

## 连载

## 名医解读李东垣脾胃论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
罗大伦著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
罗大伦著